



未来艺术丛书

孙周兴 / 主编

隐喻之像

严智龙当代艺术

孙周兴 / 编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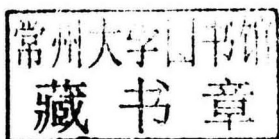
未来艺术丛书

孙周兴 / 主编

隐喻之像

严智龙当代艺术

孙周兴 / 编



特约编辑：王 军
责任编辑：李 颖
书籍设计：郭 阳
责任校对：朱 奇
责任印制：毛 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隐喻之像：严智龙当代艺术 / 孙周兴编. -- 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7.4

ISBN 978-7-5503-1297-5

I. ①隐… II. ①孙… III. ①油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②水墨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①J221.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19546 号

隐喻之像——严智龙当代艺术

孙周兴 编

出品人：祝平凡

出版发行：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网 址：<http://www.caapress.com>

地 址：中国·杭州市南山路 218 号 / 邮政编码：310002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制版印刷：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17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张：6.5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字 数：100 千

图 数：52 幅

印 数：0001 - 1000

ISBN 978-7-5503-1297-5

定 价：128.00 元

同济大学“德国当代艺术研究”项目成果

隐喻之像

——严智龙当代艺术

隐喻之像——严智龙当代艺术展

时 间：2016年12月17日15:00（开幕式）

地 点：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艺术空间

学术总监：孙周兴教授

展览设计：金乔楠教授

策 展：陈忠强博士

展览执行：朱乐蒙 张 浩

隐喻之像——严智龙当代艺术学术研讨会

时 间：2016年12月17日15:30—17:30

地 点：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艺术空间

学术主持：孙周兴教授

总序

在我们时代的所有“终结”言说中，“艺术的终结”大概是被争论得最多、也最意味的一种。不过我以为，它也可能是最假惺惺的一种说法。老黑格尔就已经开始念叨“艺术的终结”了。黑格尔的逻辑令人讨厌，他是把艺术当作“绝对精神”之运动的低级阶段，说艺术是离“理念”最遥远的——艺术不完蛋，精神如何进步？然而黑格尔恐怕怎么也没有想到，一个多世纪以后居然有了“观念艺术”！但“观念—理念”为何就不能成为艺术或者艺术的要素呢？

如若限于欧洲—西方来说，20 世纪上半叶经历了一次回光返照式的哲学大繁荣，可视为对尼采的“上帝死了”宣言的积极回应。对欧洲知识理想的重新奠基以及对人类此在的深度关怀成为这个时期哲学的基本特征。不过，二次世界大战的暴戾之气阻断了这场最后的哲学盛宴。战后哲学虽然仍旧不失热闹，但哲学论题的局部化和哲学论述风格的激烈变异，已经足以让我们相信和确认海德格尔关于哲学的宣判：“哲学的终结”。海德格尔不无机智地说：“哲学的终结”不是“完蛋”而是“完成”，是把它所有的可能性都发挥出来了；他同时还不无狡猾地说：“哲学”虽然终结了，但“思想”兴起了。

我们固然可以一起期待后种族中心主义时代里世界多元思想的生成，但另一股文化力量的重生似乎更值得我们关注，那就是被命名为“当代艺术”的文化形式。尽管人们对于“当代艺术”有种种非议，尽管“当代艺术”由于经常失于野蛮无度的动作而让人起疑，有时不免让人讨厌，甚至连“当代艺术”这个名称也多半莫名其妙（哪个时代没有“当代”艺术呀？）——但无论如何，我们今天似乎已经不得不认为：文化的钟摆摆向艺术了。当代德国艺术大师格尔哈特·里希特倒是毫不隐晦，他直言道，哲学家和教士的时代结束了，咱们艺术家的时代到了。其实我们也看到，一个多世纪前的音乐大师瓦格纳早就有此说法了。

20 世纪上半叶开展的“实存哲学/存在主义”本来就是被称为“本质主义”或“柏拉图主义”的西方主流哲学文化的“异类”，已经在观念层面上为战后艺术文化的勃兴做了铺垫，因为“实存哲学”对此在可能性之维的开拓和个体自由行动的强调，本身就已经具有创造性或者艺术性的指向。“实存哲学”说到底是一种艺术哲学。“实存哲学”指示着艺术的未来性。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宁愿说“未来艺术”而不说“当代艺术”。

所谓“未来艺术”当然也意味着“未来的艺术”。对于“未来的艺术”的形态，我们还不可能做出明确的预判，更不能做出固化的定义，而只可能有基于人类文化大局的预感和猜度。我们讲的“未来艺术”首要的却是指艺术活动本身具有未来性，是向可能性开放的实存行动。我们相信，作为实存行动的“未来艺术”应该是高度个体性的。若论政治动机，高度个体性的未来艺术是对全球民主体系造成的人类普遍同质化和平庸化趋势的反拨，所以它是戴着普遍观念镣铐的自由舞蹈。

战后越来越焕发生机的世界艺术已经显示了介入社会生活的巨大力量，从而在一定意义上回应了所谓“艺术的终结”或者“艺术危机”的命题。德国当代艺术家安瑟姆·基弗的说法最令人信服：艺术总是在遭受危险，但艺术不曾没落——艺术几未没落。所以，我们计划的“未来艺术丛书”将以基弗的一本访谈开始，是所谓《艺术在没落中升起》。

孙周兴

2014 年6月15 日记于沪上同济

目录

艺术本来就是超现实的(孙周兴)	001
评语之一(许江)	010
评语之二(尚扬)	016
严智龙的《春秋鸟》(皮道坚)	022
在中国重提隐喻(严智龙)	028
严智龙的隐喻世界(陈政)	036
隐喻,生命和历史时间的拯救(夏开丰)	044
“鸟”之隐射:严智龙对中国当代绘画的改造(马琳)	050
论超现实主义艺术隐喻的美学价值(严智龙)	058
艺术家严智龙简介	082
学术脉络	084
重要展览	085
重要收藏	087
编后记:心与眼,或者心与手(孙周兴)	089

艺术本来就是超现实的¹

四五年前我认识严智龙时，他已经是一名成熟的油画家了，安静地待在南昌。南昌不是艺术都市，但也有艺术家在焉。有一天，智龙忽然起了心思，说要跟我学艺术哲学。我看了他的画和他的文，居然就同意收他为艺术哲学专业的博士生了。从此，智龙尊我为“先生”，但我知道，在艺术上面，我应该称他为“先生”的，只不过是虚长他几岁而已。

书读得不算太顺利。开始确定研究课题时，我与智龙之间便起了一番争执：他执意要研究明末清初南昌画家八大山人，而我却不以为然。朱耷固然是个有意思的大艺术家，但我以为不是智龙的菜，因为跟智龙自己的艺术创作并不搭界。我问道：你一个油画家去研究八大山人的花鸟，是不是靠谱呢？几次交锋以后，智龙终于同意研究超现实主义绘画艺术，主要讨论达利、马格利特、杜尚之类，着眼点是“艺术隐喻”。

几年后，当智龙完成他的课题“隐喻与图像——西方超现实主义绘画研究”时，他居然推出了一批水墨作品，主要形象则是花鸟。——这时候，我还能说什么呢？

八九个月以后，智龙参加了博士论文答辩，同时举办毕业展，展出作品既有油画又有水墨，展览名为“隐喻之像——严智龙当代艺术”。

以我的观察，智龙的艺术创作是具有超现实的动机和意义的，大致可以与西方超现实主义绘画传统连接起来，正因此，我才会设法把他往这个课题上引导。但这个课题却是殊为不易的，边界和范围就难以确定。

什么叫“超现实”？按照希腊先哲亚里士多德的古典诗学定义，艺术（诗性创造）高于历史，可能性高于现实性，故“超现实”之于艺术是理所当然的。或者说，艺术本来就是超现实的。但为何到了20世纪上半叶，“超现实”需要特别地被标榜和张扬，竟成一种“主义”呢？我以为还是时代运势和境况使然。近世人类文明和精神生活动荡不安，动荡中表现出两大对抗性的方向和特征：一是祛魅，二是复魅。祛魅是启蒙，是非神话化或去神话化，是理性主宰地位的确立，是科学技术的全面获胜，这大概是主流；复魅则是偏向反启蒙，是神话重建，是理性批判，是对技术工业的抵抗和人文心性的守护，这大概属于逆流而动。祛魅与复魅之争，吵来吵去，其实是关乎人性生死存亡之争。

或问：艺术应该如何站队呢？我以为艺术必须义无反顾地站在“复魅”一线上。而艺术复魅

¹ 为严智龙博士的水墨画册而作，后改作《隐喻之像——严智龙当代艺术》之序言。

的要义正在于“超现实”。若此，我们就可以把超现实主义艺术理解为一种复魅的努力，旨在通过象征和隐喻给现实赋义，以当代艺术家安瑟姆·基弗的说法，就是要重新把事物神秘化。我自己曾经的一个说法是：艺术的意义在于创造生活的神秘感。

智龙作为艺术家有没有清晰地意识所有这些，似乎还不是关键。重要的是，智龙在自己的作品中显示了超现实之维度和意义。画面上浓烈而野蛮的红色，不明出处的床的形象，以及同样怪诞的鸟的意象，这些已成为智龙油画作品的标志性要素。简单地把它们与现实对应起来，或者以为智龙是在通过这些形象指示现实以及现实中的什么事物，这恐怕是不够的，甚至是不当的。智龙是一位心思深邃的艺术家，他仿佛是在创造一个属己的艺术神话。

如果说艺术和艺术家需要有一些基本隐喻或基本意象，则它们应该形成一个相互关联的体系，而且最好缘起于特定民族历史文化的意义空间。这个意思，我曾经以安瑟姆·基弗为例跟智龙做过交流。基弗之所以成功，至少原因之一，是他以欧洲传统中的犹太神秘主义为基本背景，深挖个中元素，形成了自己的隐喻语言体系，并且给予一种当代现象学意义上的鲜活呈现。

智龙这次出人意料地端出了一批水墨作品，依然维持着他一贯的艺术创作的基本特点和追求，水墨气韵之类的且不说，主题上着墨最多最深的仍旧是他的怪鸟。而这也表明，他虽然做了一番超现实主义绘画研究，但内心里并没有舍弃他的八大山人情结，努力想把本土性的元素带入自己的创作之中，且不论使用什么样的材料和样式。

我在想，艺术的本土性不是拘泥于样式，而在于艺术理想的文化根基。当年瓦格纳和尼采都指望和主张通过艺术重建神话，从而实现民族文化的再生，从而激发和创造当代生活的意义。志向不可谓不高。如今且不说通过艺术获得解放，不过我们依然需要主张：通过艺术超越现实。智龙的艺术应该在此路线上。而我唯希望，智龙未来的艺术之思更见丰富，更趋幽深。

孙周兴 同济大学、中国美术学院教授

2016年2月22日元宵节记于沪上同济

2017年1月9日补记



春秋鸟 10[#] 布面油画 80cm×80cm 2014

